

貧窮的浪漫

陸小鹿



前些日子，重溫讀木心的《文學回憶錄》，我摘錄下一個片段。木心剛到紐約時，因為袋子裏沒有錢，買不起唐人街東方書局大量關於屈原的書，於是就攜帶小紙條去抄錄。木心說，那是貧窮，也是浪漫。

當時看到這一段，我想起了從前寫情書的日子。在快節奏年代，那樣貧窮的慢節奏的浪漫十分讓人懷想。

每回看電影，我也總容易被一些浪漫的鏡頭打動。《芙蓉鎮》裏，「米豆腐西施」胡玉音因為長得美又能賺錢，四清時期遭人嫉妒，被劃為新富農，老公桂桂被迫自殺。一天夜裏，玉音回想起往日與桂桂的甜蜜。桂桂拎着兩木桶的水走進院子，玉音看到後趕緊往門檻上一坐，仰起頭，調皮地伸出沾滿泥巴的雙腳。桂桂領會到意思，抬起木桶，倒出水，為她洗腳。影片中這個浪漫的濯足鏡頭看得我心頭一動。

後來，玉音被劃為新富農，每天和右派秦書田一起掃大街。一個清晨，秦書田對她說，掃街並不丟人，關鍵看你怎麼去掃。說完，秦書田拿起掃把，教玉音跳起了「掃把華爾茲」。兩個天涯淪落人，用一支「掃把舞」，掃走了屈辱，掃出一地詩意的浪漫。即使身處貧窮，心境仍可以高貴。

根據嚴歌苓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天浴》，裏面也有貧窮的浪漫。成都女知青文秀被組織分配到四川邊遠地區工作，後來被選中跟隨藏民老金學習牧馬。文秀喜歡洗澡



▲電影《驢得水》中大蒜皮也可以浪漫

資料圖片

，可牧場缺水。有一天，疼愛文秀的老金竟在牧場上挖了個大坑，墊上塑膠紙，不花一分錢，為文秀造出一個天然的浴池。野花盛開，太陽曬得暖融融的，文秀在藍天下洗了一個舒服的澡。說實話，每每看到這樣浪漫的鏡頭，我就覺得很動心。沒有物質打底的感情，更加純粹，令人感動。

貧窮的浪漫，在卓別林的代表作《摩登時代》裏，也有相關一幕。兩個一貧如洗的流浪男女，坐在富人別墅前的草地上，「Can you imagine us in a little home like that?」兩個人開始遐想自己穿上了漂亮衣服，住進了大別墅，窗外蔬果纍纍，伸手可得。水杯裏沒有牛奶了，吹個口哨，奶牛就自動來到門前。夫妻倆面對面坐下來，美美地分享一頓豐盛的早餐。雖然，現實飢腸轆轆，但做了個白日夢過了把癮好像立馬就活過來了。浪漫是貧賤生活最好的提神劑。

《驢得水》片名不吸引人，但其實是部非常優秀的影片。片子基調有些沉重壓抑，然而亮點很多。影片裏有個場景，秋陽杲杲，穿着布衣旗袍的山村支教女教師張一曼，坐在木條檯上，一邊唱着《我要你》，一邊剝着大蒜皮。此時，暗戀她的裴老師走過來，跟她說：「我有個同學，在西南聯大，那邊缺個助教，想不想去？昆明氣候好，生活環境肯定比這兒強！」「昆明能下雪嗎？」一曼說話間揚起竹籃子裏的大蒜皮。雪白的大蒜皮漫天飛舞，像雪花一樣飄落下來，那一幕，真是美啊。我從來沒想過大蒜皮還能和浪漫扯上邊，你看這世界多動人，只要動動腦筋，不起眼的道具也能發光，浪漫竟可以如此遼闊。

年度閱讀小結

陳紓媿



幾天前，聖誕節氣氛濃烈，聚會不免也多了起來。跟表姐約飯的時候，她突然地問我：「某某生娃了沒？」我說：「不知道。」表姐繼續問：「你看她的朋友圈有沒有啥動靜？」

我答曰：「我從廣州回來快一年，回來之後，便極少看朋友圈了。」表姐驚訝地說：「無語了，你幹嘛不玩朋友圈呢？」

我說：「沒幹嘛，就是把看朋友的時間花在看書上。」

瞬間兩個人都沉默了。是的，把時間更多地花在看書上是我這一年來收穫最大的一件事。

二〇一八年伊始，我利用難得的幾天元旦假期前往海口至三亞走走、玩玩。回來之後，我便下定決心辭去廣州的工作。不是裸辭，不是喜歡那一份工作，而家庭的緣故，我實在無法選擇一個人獨自在線城市闖蕩。

回老家之後，日子過得雖安逸、無憂但也十分忙碌——為了不讓自己與社會脫節，我利用業餘時間讀書、寫作。因為之前的積累實在太少，我只能從最基礎做起，在這條緩慢爬行的路上，有時真的想放棄，但我時常用「種一棵樹最好的時間是十年前，其次是現在。」這句話來自我激勵。

因為有時間靜下來閱讀了，所以我會更有目的地閱讀，總結起來今年讀了大概有八十餘本書，其中包括各類型的書籍，重點在於六次主題閱讀。艾德勒在《如何閱讀一本書》中，多次強調主題閱讀的重要性。於是乎，我做了閱讀類、寫

作類、故事類、邏輯思維類、溝通類、遊記類六大類型的主题閱讀。

在這些書中，我確實實地收穫了幾種能力：資訊整理能力、邏輯力、表達力、溝通力以及寫作力。而大量的閱讀也讓我更加明白，讀與寫向來就是不分家，輸入與輸出同時進行，效果會更佳。

於是，今年在讀書學習路上，我也重新執筆寫作。關於寫作，早在二〇一三年，我就開始每天堅持寫日記，這也是我近幾年唯一能夠一直堅持做的事。迄今為止，我已有五本厚厚的日記本，其中有一兩本是旅行手帳。另外的就是自媒體方面的寫作了。

我是在二〇一七年月中旬申請的公眾號。二〇一八年辭職後，我才花更多的精力去經營我的公眾號。目前，我的自媒體以寫書評和書單為主，主要是因為大家時間有限，遇見好書難得，所以，我迫切想跟大家分享好書，推薦好書，還有就是想把自己看過的書記錄下來。雖我並非大咖，但在蝸牛式緩慢爬行的途中，我也積累了一定的粉絲。我很小眾，不過呢，我很開心、很喜歡這種踏踏實實的日子。

或許有些人對自媒體的看法就是能夠有效經濟回報，而我卻不以為然，因為我深信，我寫的文字，如同潑出去的水，這需要我去承擔責任；我寫的文字，永遠屬於自己的財產，總有一天可以成為我真正的經濟效益。正如，龍應台所說：「孩子，你慢慢來。」

總之，今年針對基層閱讀，讀的書雖且亂，不過我這個途中，我漸漸找到自己的方向感。所以，二〇一九年，我會往更精細方向前進，亦期待與努力中的大家一起進步！



我對一些節日有天然的好感，比如端午節，它源自上古先民的祭祀活動，後來又和大詩人屈原聯繫起來，節日深厚的淵源教人頓時感到並非孑然一身，對綿長的歷史文化產生強烈的歸屬感，好似我們自己就是某種不朽精神的延續。當然另一重要原因在於節日裏的儀式感，端午前後，香港多地會舉辦龍舟賽事，而吃糉子的習俗無疑大大滿足了饕餮之徒的食慾，若是老家的燒肉糉，只憑想像就足夠令我垂涎三尺了。

不過，說到儀式感，眾多節日中最豐富者莫過於跨年守歲，儀式的主题簡單明瞭，即是團圓和除舊迎新。儀式的內容則難以說盡，採購年貨自是為了款待親朋，還要為灶王爺準備上好貢品，他在臘月二十三回天宮述職，除夕這天仍下凡來與民同樂。小時候一到春節就額外興奮，且這種興奮與紅包、美食毫無關係，紅包很快會被母親回收，餐桌上大多還是家常便飯，只是提高了海鮮的比例，仍鮮有僅年夜饭才吃得到的菜餚。我的興奮就表現在張貼春

聯、清洗泥蚶、幫助母親打掃和備餐等力所能及的事情上，凡經我手的泥蚶皆露出白花的外殼，甚至可以說乾淨、美觀到了不必要的程度，除了會在席間收穫不少讚賞，這大概因為自己從小就愛熱鬧、享受歡聚一堂的氣氛。拜年是又一關鍵儀式，據說早在漢代已開始盛行。有趣的是，古人拜年並不需要每家每戶登門拜訪，有的只須親寫祝詞，往他人家門口的門簿上投遞名帖，在今日就如寫賀卡、發短信一般。

儀式感一直是近些年社交平台上的熱詞，也是我內心擁護的語匯。大家通常會引用《小王子》的觀點（儀式感就是使某天與其他日子不同、某一刻與其他時刻不同），認真認真去做一件看似不具實際用途的事。但在我看來它的力量既幫助我們把一特殊時空從庸庸碌碌的日常獨立出來，關懷當下，又讓我們在傳統習俗那樣的規定性以外，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敢於賦予事物於自我的特殊意義。它絕不僅僅告知我們某一與眾不同的日子，而是提供了一個反思並張揚個性、去思考我是誰、我不是怎樣的等問題的機會。現今一到春節，我可能不

跨年與儀式感

吳念茲

會再像過去那樣急於搶過洗蚶的任務，但我仍然堅持出自內心的儀式感，每逢大年初一，最重要的事不是走親訪友，而是陪伴祖父母去他們想去的地方，不是急於給每個人獻上祝福，而是向給予我幫助和莫大影響的老師們去信談談近況。

眼下元旦將至，我一如往常會在三十一日晚趕赴文化中心，參加一年一度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年輕的小提琴家多米亞尼奇彷彿至今還在我的腦海演奏泰綺絲冥想曲，泰綺絲回首紙醉金迷的生活，經過一番內心掙扎終於醒悟，以末段旋律那般美麗、從容和平靜來迎接新年最妥切不過了。當然，我對可愛的女高音卡莉·波斯瑪也記憶猶新，除了嗓音動人，她的活潑和幽默把全場聽眾都逗樂了，還在台上痛飲香檳。每年參加新年音樂會，讓我回到和愛人步入婚姻的那個夜晚，讓我一再想起當初與古典音樂結緣，就是因為閱讀李歐梵介紹新年音樂會和卡拉揚。今年香港新年音樂會邀請到了著名小號演奏家赫爾塞思，演奏曲目就包括有小號領域的喜馬拉雅山之稱的亨密爾小號協奏曲。

梅山島的故事

鄭 玫



梅山島位於寧波東部，以島建鄉，二〇一五年前稱梅山鄉，其後改為梅山街道，這裏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是寧波市唯一保留的海洋濕地島嶼。第一次踏訪梅山島是在剛進入千禧年，梅山保稅港區正式成立之時，通往島上的第一座大橋梅山大橋剛剛竣工，我們一行來自香港的寧波人後代幾乎是第一批通過大橋抵達梅山島的客人。這群寧波後代當中有好幾個都是在國外留學長大的，對寧波都比較陌生，更別說梅山島了，就是我們的上一代人也未曾踏足過這個小島。記得那天中午，我們在梅山吃了一頓便餐，菜式簡樸，都是當地的各色小海鮮和農民自己養殖的家禽與種植的蔬菜蔬果。家鄉風味讓常年居住在國外及香港地區的寧波二代們變得活躍起來，紛紛從三言兩語到暢所欲言。

梅山島在過去幾年的變化真可以用「滄海桑田」來形容。經朋友介紹，我認識了生於一九七五年的王力濤，就職於北電電視台，他在梅山長大、生活、工作，對梅山島的感情很深。與他交談，可以從他口中了解過去三十年來家鄉的變化及對他們生活的影響。

改革開放之前，梅山島上的島民主要以種植棉花為業，王力濤的父親在當地的棉花加工廠工作，後來還擔任了廠長。在王力濤幼年的腦海裏，棉花加工是島上最重要的產業，周邊的郭巨、上陽和白峰等地也種植棉花，通過當地棉花收購站收購上來的籽棉都要運到梅山加工。王力濤父親所在的加工廠負責將籽棉進行軋花，脫軋下來的皮棉打包出廠，船運到外地作為紡紗原料；棉籽則運到旁邊的加工廠榨油。

那時候梅山島屬於鎮海縣，對幼小的王力濤來說，鎮海縣城是一個無比遙遠的地方，他對島外的世界充滿了好奇和渴望。由於父親出身於原鎮海縣上陽鄉，不是梅山本地人，他小時候一直處於一種似農非農、似本地人又非本地人的「邊緣人」的狀態中——家裏有三人是農村戶口，但他從來沒有務過農；家裏的生活條件比當地農民要好一點，但他在幼年時又是在鄉間田野裏瘋跑瘋玩。母親工作的梅山廣播站是縣裏的「先進典型」，他這個在廣播站長大的孩子，天天聽廣播，從中了解了不少農業知識，比如農辦的人會通過廣播指導農民們「這幾天該下籽啦，過幾天要注意施肥啦……」當時母親經常要到鎮海縣城去開會，王力濤每一次隨着母親從梅山出發去縣城，需要大人騎着自行車載到上梅渡碼頭，擺渡過去之後再坐班車來到位於小港紅聯的鎮海南站，之後再次擺渡到縣城，光是去程就需要大半天，很難當天返回。能在縣城的招待所裏住上一宿，年幼的王力濤感到這樣的生活精彩無比。

其實與周邊很多地方相比，梅山島還算是較早接觸現代氣息的。比如，梅山島在很早的時候就通上了電，生活條件比周邊其他地方都要前衛得多。王力濤說，可能主要的原因是梅山島上有鹽場。梅山鹽場始建於上



▲現在的梅山



作者供圖 ▲昔日的梅山梅東村

作者供圖

喝酒能禦寒？

余 靖



我想，大多數人大概都跟我過類似的經歷：從有記憶開始，不管是從電視劇上看見，還是從身邊的人發現，很多天冷

的時候，都喜歡喝上幾杯酒，也總有貪杯的長輩在勸酒時愛說「天氣冷，喝兩杯就暖和了。」諸如此類的現象應該並不少見，可是喝酒真的能禦寒嗎？大家是否思考過這個說法有無科學依據呢？

其實，喝酒能禦寒這個說法是不對的。通常來說，喝完酒的時候，相對喝酒人來說，就會呼吸加速、血液迴圈也相對隨之加速，

就會產生身上暖和的感覺。同時，酒精會有短時間的麻醉作用，會讓神經產生短暫性的興奮，也會讓人覺得溫暖。但實際上，這是已經因為酒精而開始紊亂的體溫中樞給人造成的錯覺。

喝酒後，酒中的乙醇侵入到血液中，降低了人體的感知度，對寒冷不是那麼敏感，所以會造成飲酒禦寒的假象。如果繼續大量飲酒的話，就有可能可能引起酒精中毒，會導致飲酒者昏迷、神志不清等。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記得那個，喝酒之後醉倒路邊，後來被凍死的案例，這應該對大家敲響警鐘，喝酒需謹慎啊！

所以，喝酒後感覺暖和只是短暫的，時間

一長，熱量大量流失後，就會起到相反的作用，會感到比喝酒前還要寒冷，所以，為了禦寒，還是不要選擇喝酒，可以吃一些健康熱量的食物，或是增添衣物。

此外，長期飲酒的危害，想來大家也是有所了解的——酒精會對肝、胃腸道、骨質、眼睛等都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傷，所以還是老話常談：小酒怡情，酌情酌量去飲酒。雖然飲酒的危害不少，但顯然也不是百害無一利的，譬如促進血液循環，又譬如為喜慶的節日增添幾分慶祝的歡愉氣氛等等……年終歲末，相信大家也都難免會小酌上幾杯，但還需切記，貪食杯才是健康過節的王道！

世紀五十年代，當時一批需要「接受再教育」的知識分子下放至此參與了鹽場建設。知識分子們將梅山鹽場建設得井井有序，鹽場裏設施齊備，甚至還有自建的醫院和醫生，一般普通手術在鹽場就可以直接進行，因為有好幾位寧波地區的「一把刀」醫生都被下放到了這裏。鹽場還有郵電局，甚至還安裝了氣象監測預報設備。可想而知，成百上千的有見識有知識的人落戶在梅山，給當地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童年的王力濤時常一個人去鹽場觀察曬鹽的過程，對鹽場化工廠散發出的工業化氣息極為崇拜，這個化工廠可是當時島上現代化的標誌性建築。有時候去鹽場和那裏的員工一起玩，他回憶說，在員工的宿舍裏就能看到一些像風向儀這樣帶有「高科技」性質的玩意兒。

五十年代中期，下放到梅山鹽場的張永祥對鹽場的回憶最為完整和詳細。當時身為寧波市委宣傳部長的張永祥被降了三級行政級別，下放到梅山鹽場勞動改造。近三十歲的他並不因此自怨自艾，反而義無反顧地投身到鹽場的建設中。他與普通工人一起去海邊圍塘、曬鹽，身體力行，並成為梅山鹽場的主要領導。在他的極力推動下，梅山鹽場的曬鹽技術由一開始的「流枝離」這一日本式生產流程，改造成「大平推」生產流程，取得了很好的回報，從此以後鹽場由虧轉盈。

二十一年間，張永祥帶動了許多與他一樣下放到梅山島的知識分子以及年輕人在鹽場一起工作和勞動，曬出了質量評比獲得全國第一的鹽產品。梅山鹽場也成為全國鹽業的先進單位。鹽場十分重視專業技術教育和培訓，成了人才培養基地和施展才能的大平台。

張永祥啓用當時被認為是「臭老九」的大學教師在鹽場辦起了鹽業大學，開設鹽業化工專業，甚至還成立了鹽化學所，學員們學成之後發給畢業證明，並可以到各地去工作，由於畢業生專業知識和技能都很出色，很多人成為各地鹽業和化工行業非常搶手的專家。

（上）